

# 壮哉，壮哉！ ——新四军朱家湾战斗回忆片段

## 沉浸式展览得让人“沉浸”

■ 周慧虹

与传统意义上走进博物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场所观赏展览有所不同，在一个“黑屋子”里，运用声光电等多媒体手段和互动体验，让观众“沉浸”其中，与艺术作品进行“灵魂交流”，近年来，沉浸式展览越来越受到公众追捧。

沉浸式展览兴起，源于数字技术的发展应用。当技术与艺术结合，新的展览形态随之诞生。参观沉浸式展览就像看一场演出，有特定的参观流程，一个一个场景地看下去；它也像是一种大众文化的快消品，给人带来的是明确强烈的刺激。正由于它具有寓教于乐的特性，能使人在身心愉悦中体味高雅艺术，学到相关知识，从而吸引不少文化消费者的浓厚兴趣。

高尔基说得好，“照天性来说，人都是艺术家。他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希望把‘美’带到他的生活中去。”只要展览能引人拥趸，成为一种文化风尚，就有其积极意义。它有助于人们接受熏陶、丰盈心灵，以与时俱进的新手段，创新高品质文化供给，传承弘扬人类文明成果。

不过美中不足的是，沉浸式展览因其面世时间较短，存在着泥沙俱下的情形。有的展览名副其实，观众置身于宏大的场景中，人融入于作品中，音乐、环境等的烘托，带给参观者全方位的体验式感受；也有的所谓沉浸式展览，不过就是一个巨型幻灯片展而已，纯属“挂大旗作虎皮”，谈不上沉浸。

许多观展者的专业化素养则需进一步提升。一些人只是将沉浸式展览作为“网红”文化消费，干脆就是为了拍照，让展览沦为视觉游乐场。有的观展者谈及观感时提到，人太多、太闹！现场引导欠佳，各种奇装异服的自拍、拍照的人原地不走、孩子追逐打闹等，使人觉得“沉浸感”大大受挫。

沉浸式展览，关键得让人真正“沉浸”，让艺术作品的丰富内涵流淌进我们的内心，滋养我们的心灵。如果沦为闹哄哄的噱头，有损口碑，不利于这一创新模式的持续健康发展。

针对最为突出的“拍照还是观展”问题，沉浸式展览即便无法“一刀切”地谢绝所有观展者拍照，最起码不能放任自流。折中之举或可在于，辟出专门的拍照场地，抑或展览过程中设置专门的拍照打卡场景，为观展者提供拍照便利。除此之外，不允许观展者无序拍照，影响他人的观展体验。

想让观展者“沉浸”，人挤人、太闹腾肯定不行。为此，展览举办方还要采取必要的限流措施，分时段合理控制观展者数量；安排专人做好观展现场的秩序维护工作，引导人们文明观展。只有努力创造良好外部环境，与沉浸式展览的氛围相协调，才能促使更多的观展者入乡随俗，自觉约束自身言行，继而使周围其他人不断“沉浸”其中，乐享高质量的文化艺术盛宴。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山西省长治市中心支行）

## 良师益友引我行

■ 张强胜

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视察安徽，68岁的安徽日报作了高质量的宣传报道。凤台县委安排我给组工干部和党校学员讲了《带头贯彻习总书记视察安徽重要指示，与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融会贯通认真落实》一课。党校教师问我，您退休十多年了，怎么还能圆满完成党组织安排的讲课任务？我回答，这多亏了安徽日报这位良师益友。

安徽日报是我的良师益友，还得从我在淮南市商业局担任安徽日报通讯员说起。当年，安徽日报编辑在信件往来中引导我，宣传报道工作要深入实际，紧扣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主题。我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深入淮南百里矿坑上百个工厂、煤矿、商店、街道、乡村，先后刊发数十篇稿件。其中，调查报告《淮南市国营商店为骨干、“三代店”为补充，合理设置工矿区商业服务网》，安徽日报加社论，在头版头条刊登。后又编入商业部和中国财经出版社编印发行的《办好城市“三代店”》；新闻《淮南八公山豆腐又上市了》，安徽日报发表、新华社播发、人民日报刊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入高等学校文科教材《报纸编辑学》“新闻稿的选择”一章。

后来先后调入信访部门、组织部门工作，我对安徽日报的深厚情感，延续成了读用安徽日报的言行自觉，乐于把安徽日报作为我的良师益友，引导帮助我担当好党和人民赋予我的工作职务。

1993年我到市信访办任职。在市委领导下，我带领信访办的同志认真学习贯彻安徽日报刊登的《信访条例》，全力办理人民的向往诉求，淮南市信访办被评为省先进集体，淮南市信访工作两次在省考核中被评为17个地市第一名。

1999年9月，我到市委组织部任职。2001年安徽省委在全国率先作出决定，选派干部到贫困后进村任党组织第一书记，带领村民脱贫致富奔小康。我团结淮南市选派办同志，认真学习贯彻安徽日报重点宣传的省委决定，协调市有关部门和各县区扎实推进，省委组织部称赞“淮南市第一批选派工作走在了全省前列”。2005年1月，我被抽到省委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办公室专做信访工作。在认真办理信访件的同时，我十分注重依靠安徽日报等媒体大力宣传报道全省各级党员干部切实转变作风、开门接访、带案下访的事迹，把人民的向往诉求等信访问题化解在了基层。有位信访人赠给我所在部门一面锦旗：“感谢共产党员先进事迹，解决实际问题群众满意。”

2008年3月退休之后，我一直坚持年年订安徽日报、天天看安徽日报。2019年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在安徽日报宣传报道的最新资料引导下，我贯通融合本人此前积累的相关资料，圆满完成了党组织安排的一系列讲课任务。2021年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我又是在安徽日报宣传报道的最新资料引导下，圆满完成了党组织安排我在市委组织部、市直机关工委、田家庵区委等单位作专题报告的任务。

（作者单位：中共淮南市委组织部退休干部）



投稿邮箱：ahrbhsfk@126.com

抬头望去，只见纵队司令部驻地的电台天线直指蓝天白云，手摇马达发出有节律的响声，军号嘹亮。

政治部战斗剧团放声歌唱，庆祝反“扫荡”的胜利，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 (四)

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是装备优良的日军与装备很差的我革命英雄的比试，是一场野蛮与真理的较量。

蛮横的日寇，自以为稳操胜券，将新四军围困在屋中，火力封锁、刺刀堵门，准备手到擒来，没想到我们的战士竟英勇地夺门而出。日军追也没法追，打也没法打，最后空无所获，只好带着伤亡扫兴而归。

带着至死不当亡国奴的坚强意志，这群装备很差，甚至大部分是赤手空拳的战士，奋不顾身，从敌人的刺刀丛中成功突围。他们埋葬了烈士遗体，擦干身上的血迹，又继续投入战斗。

因为，他们大部分是共产党人，是经过战场考验和筛选的有着坚定信念的人。他们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有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的理想；深信正义必胜，深信共产党的智慧举世无双。所以，他们临危不惧，无往不胜。壮哉！壮哉！

[张则扬(1922—)江苏扬州市人，1938年入伍，离休前任北京军区装甲兵副政委。

严明友(1922—)安徽定远人，中共党员。退伍后，坚持乡村教育之路近40年。]



扫码阅读更多内容



林间 郑宏 摄

## 霍邱二李

■ 石英

1956年，当我考入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时，我就同时得知籍属安徽霍邱的两位先生：一位是我们的系主任李何林，一位是外文系主任李霁野。而且我也得知他们当年与鲁迅非同一般的关系——在思想和学术上所受鲁迅先生的影响以及对鲁迅的感情等。

到校不几天，便有高年级同学向我指点：“那位就是李何林先生……那位就是李霁野先生。”两位先生具体形貌虽有不同，但个头、仪态多有相近之处，只不过何林先生看上去更加严肃不苟言笑。有同学告诉我，何林先生曾参加过南昌起义，在鄂沫若领导的政治部做宣传工作。对此，我肃然起敬。

不过，在不久后的入学训话时被泼了一头冷水，这就是李主任说的：“我们中文系不是专门培养作家的，而是培养学术研究和教学人才的。”我觉得这话好像是对我说的，因为我自小爱好文学写作，参军后做机要工作数年，未得展示机会，但在业余也发表了一些杂文、随笔和小品文之类。离开原工作岗位考入大学，主要原因就是想在文学上有所深造，在文学写作上得到展示。可现在得知中文系的培养目标并非鼓励文学写作，不免有些踌躇，但也未就此完全失望。

何林先生的严肃指正，使我怯于接近，因此在入学后的相当长时间里，与他没有任何个人间的交谈。好像是三年级时，听何林先生开设鲁迅的《野草》课程，在他讲课时热情奔放、妙语连珠中，我

重又看到他内心炽烈、思想活跃的一面。果然，后来我在课余坚持文学写作，并没有感到来自他那里的任何抑阻。虽然他在入学训话中表明不提倡当作家，但实际上并没有任何反对的行动。对此，我在内心里是默默感谢他的宽容态度的。

至于李霁野先生，因他在外文系，所以接触得较少，但有一件事却给了我深刻印象。那是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时的事情，那一天我和几位同学去教授住宅区募集“废铁”，不期来到霁野先生的门下。他一开门，我见是他，礼貌说明了来意，他不但没有反感的情绪，还温和地让同学们进屋，“你看哪些东西能用得上，都可以拿走，我尽力支持。”从他的神情上，能看出他很理解年轻学子的心情，有一种识潮流从大局的雍容态度。

我毕业后，很长时间都未与两位先生见面。后来听说何林先生奉调去北京，在鲁迅研究室任职。“四人帮”倒台后，我从下放的天津郊区工厂被借调至一机部研究室，但当时尚未完全落实政策，心中难免有七上八下的不踏实感。人到北京后，不由得想到了在京的老领导、老同学，其中就包括昔日的系主任李何林。我与他虽无私交，却毕竟有师生之情，觉得理应去看一下。我家离鲁迅研究室不远，记得是步行去的。当时何林先生在办公室，二十年不见，本以为他应该认不出我了，却不料他一见我，竟能叫出我过去的名字：“石英”。彼此寒暄后，他过去了解一些我的近况，以安慰的口吻说：“安心等待，我想问题终会妥善解决的。”我听后甚慰。我曾听同学张广钧说，他在



## 湖色

■ 许冬林

去年夏天搬到合肥滨湖，自此，开启了我面湖而居的幸福时光——这湖，是方圆八百里的巢湖。

最美是湖色。青绿、黛蓝、水墨、月白……住在湖边后，才知湖色万千。湖绿，是湖的主色调。

尤其是春夏，在艳阳高照之下，汤汤湖水缎子似的浩渺铺开。湖水之外，是绿草如茵、绿树团团的湿地，湿地的尽头接上连片的城市楼宇……有时风吹湖面，那些微微翻卷的鳞浪闪烁着层层叠叠的银色，仿佛湖在艳阳下走动，每一步，都是珠光宝气。

赶上起风的日子，湖上蒸腾的水汽被长风吹散，视野格外开阔，方圆百里的湖景尽收眼底。此时，湖像是又生长了几百里，远处起伏的连山、湖中心的姥山岛和岛上的文峰塔清晰可见，仿佛淡墨扫出来的。立于高楼俯望眼前浩浩碧波，常常疑心这湖水、湿地，会一不小心就漫到我书房的宣纸上，流淌成日色下鲜妍明媚的青绿山水画。

当日头偏西，光芒渐收，一片浩瀚的靛蓝天空倒映在辽阔的湖水里，湖色渐深。远处，汽车往来的呼啸声、工厂里的机器轰鸣声、商业街上招徕顾客的吆喝声、写字楼里人们敲击键盘声……这些繁茂生长的市声，在楼宇街道之间或长或短地传播。然而，在湖边，却只有风声、水声，只有风声水声之外的寂静。这一片盛大的水域，把遥遥传播而来的市声一寸寸拒入，然后吐出大于方圆五百里的寂静和生机。

夏秋黄昏时，湖水的西面辉煌耀目，那是西天云彩的倒影。那些还没回家的云朵，被夕阳晕染着，成为一片蔷薇色；蔷薇色的下层被晚风吹成了樱桃粉；樱桃粉的下层紧贴着靛蓝的天幕，又被染成了丁香色或香芋紫。这些色彩斑斓的云朵在天空蓬蓬铺开，好像姹紫嫣红的花园，而这一个美丽的大花园又被浩浩碧波尽收于湖底，借着层层鳞浪，一直灼灼颤动，直到夕晖完全融化于天空。

夜幕降临时，远处的连山隐去，近处的华灯初上，白日里那一片青绿的湖水此刻也仿佛凝眸深思，成为一片凝重庄严的黛蓝。晚风自湖水之上拂面而来，仿佛揉进了一种属于农耕年代的古旧的潮润与清芬，我想，湖水的对岸，定然有一片辽阔的田畴。

这夜色下的湖水呀，真让人忍不住起了乡思。乡思也像入夜的湖色一样，静穆，辽远，悠长……

有许多个春冬的清晨，抬眼看窗外，是蒙蒙水汽里的巢湖日出。看不见湖，只看见茫茫的一层月白色，浮荡在窗外。然后，一轮朝日红豆一般，从水汽里凝结而出。曙色一层层向上扩展，东方的云一层层被染成胭脂色、雪青色，直到被喷薄而出的太阳照亮成纯粹干净的天蓝色。其后的湖面上，白茫茫的水汽渐渐消逝，激滟湖水之上，连绵远山像是被朝日喊回来了，姥山塔影也一寸寸回来了。

和远山塔影一起重现于朝阳下的，还有湖上的船，那应该是巢湖蓝藻打捞船——我说它是巢湖卫士。

“住在湖边，有味道吗？”有时会遇到这样的好奇询问。他们说的味道指的是蓝藻爆发产生的臭味。我说：“有味儿好，是从前的事了！”我住的这两个夏天，从来没有闻到过味道，倒是赏足了一派万千湖色。”

月白色的晨岚，黛青色的远山，碧玉色的湖面，湖蓝色的打捞船，金色的朝阳……清晨不到六点，湖上已是光芒万丈。

我常常是被嫣红的巢湖日出唤醒的。我想，这个城市也是吧。

（作者单位：合肥市文学艺术创作研究所）